

## 世情歌

[明] 唐寅

浅浅水，长长流。来无尽，去无休。

翻海狂风吹白浪，接天尾閼吸不收。

即如我辈住人世，何荣何辱何乐忧？

有时邯郸梦一枕，有时华胥酒一瓯。

古今兴亡付诗卷，胜负得失归枰楸。

清风明月用不竭，高山流水情相投。

萼萼自晦朔，兰菊自春秋。

我今视昔亦复尔，后来还与今时侔。

君不见，东家暴富十头牛。

又不见，西家暴贵万户侯。

雄声赫势掀九州，有如洪涛汹涌起，世界欲动天将浮。

忽然一日风打舟，断蓬绝梗无少留。

桑田变海海为洲，昔时声势空喧啾。

呜呼！何如浅浅水，长长流！

上架建议：历史小说 传记文学

ISBN 978-7-5436-1563-2



9 787543 615632 >

定价：29.90元

总策划：高继民

责任编辑：许朝华

封面题字：窦世魁

装帧设计：



第7印象·余一梅

TEL: 13661528711
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i7yinxiang>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世唐伯虎/吴雯著. —2版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

ISBN 978-7-5436-1563-2

I. 惊... II. 吴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21489号

书 名 惊世唐伯虎  
作 者 吴 雯  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(266071)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  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5814750(兼传真) 80998664  
总 策 划 高继民  
责任编辑 许朝华 电话 (0532)85816241  
E-mail: 85678948@163.com <http://b8463.xici.net>  
封面题字 窦世魁  
装帧设计 第7印象·余一梅  
照 排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
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2008年8月第2版 2008年8月第2次印刷  
开 本 16开(710mm×1000mm)  
印 张 21  
插 页 4  
字 数 400千  
印 数 6001~14000  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1563-2  
定 价 29.90元  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电话 (0532)80998671  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  
电话 (0532)80998826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历史小说,传记文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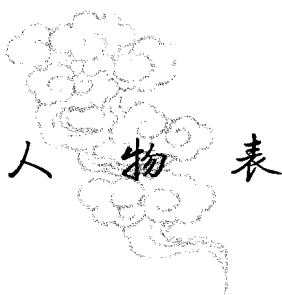
# 作者简介

吴雯，女，满族，1942年生，北京人，退休前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。精于诗赋，尤工小楷，曾为《中国墨迹大全》第二十九卷主编之一。1997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《风流唐寅》。2003年创作的《七月流火》荣获“首届中国通俗文学英才大奖赛”中篇小说类金奖。文风细腻，内容求实，注重炼句，笔法精巧而又灵动传神。

## 唐寅《古情歌》

吴雯手抄

浅水长流来无尽去无休翻海狂风吹白浪接天尾閼吸不收  
即如豕鬣住人土何荣何辱何乐忧有时邯鄲夢臺枕有时華  
胥酒臺甌古今興亡付诗卷勝負得失歸松楸清風明月用  
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真笑自晦别三菊自去秋亦今視昔亦  
後爾後来還與今時伴君不見東家暴富拾頭牛又不見西家  
暴貴萬戶侯雄聲赫勢掀九州有如洪濤汹涌起世界欲動天  
將浮忽然臺日風打舟斷蓬絕棹無少留桑田變海海為洲  
昔時聲勢喧啾嗚呼何如淺水長流



## 人 物 表

唐 寅——字伯虎，又字子畏，一四七零年生，祖籍山西晋昌，应天府解元，诗文书画无一不精。

张 灵——字梦晋，长伯虎一岁，伯虎近邻及肺腑之交，吴县生员（秀才），家贫辍学，师从祝枝山。

文 璧——字徵明，伯虎的同龄好友，文天祥之后，明代书画大师，沈周、吴宽高足，“吴门四子”之一。

祝允明——字希哲，号枝山，广东兴宁县令，后迁升应天府通判，大书法家，长伯虎十岁，是伯虎的伯乐。

徐祯卿——字昌国，吴县生员，小伯虎九岁，以其文才与伯虎、徵明、枝山并称“吴门四子”。

都 穆——字元敬，应天府举人，后中进士，长伯虎十一岁，因嫉妒而语伤好友，致使伯虎卷入大狱。

徐 玠——字大纵，江阴人（徐霞客高祖），应天府举子，伯虎的狂热崇拜者，小伯虎三岁。

钱 福——字与谦，号鹤滩，华亭人，一四九零年状元，后致仕，前往江阴时出任徐经家庭教师将近一年。

唐 申——字子重，伯虎之弟，小伯虎六岁，广德酒楼经营者。

杨循吉——字君谦，号雁野居士，前礼部主事，后致仕回乡。

文 林——字宗儒，文璧之父，初任温州县令，继迁太仆寺丞，六年后起为温州刺史，卒于伯虎入狱之年。

沈 周——字石田，号白石翁，徵明、伯虎之画师，终生不仕，与天官（吏部右侍郎）吴宽为至交。

- 韩 襄——字克赞，姑苏名儒，韩愈之后，与其侄均为古文运动热心追随者。
- 曹 凤——字鸣歧，苏州刺史，文林之友。
- 沈志豪——徐经宅院工匠，无锡人。
- 沈碧云——沈志豪之女，伯虎一见钟情不能忘怀者。
- 朱祐樑——即孝宗皇帝，与伯虎同龄，十七岁登基之初，曾勤于朝务，政绩卓著，后期锐气稍减。
- 梁 储——字叔厚，弘治十一年应天府乡试主裁，伯虎恩师，出使安南荣归，连升三级，代摄礼部尚书一职。
- 刘 机——北京人，弘治十一年应天府乡试副主裁，伯虎第二恩师。
- 王 鏊——字济之，户部尚书，以探花入仕，时人褒誉为“小王翱”，长伯虎二十岁，对伯虎如父如兄。
- 吴 宽——字原博，吏部右侍郎，小沈周十岁，因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而曾侍讲东宫朱祐樑，史评上佳。
- 程敏政——号篁墩，以探花入仕，时任詹事府詹事，弘治十二年会试主裁，“科场舞弊案”第一当事人。
- 李东阳——三宰辅之一，以探花入仕，弘治十二年会试主裁，文采风流，大书法家。
- 傅 瀚——詹事府少詹事，程敏政入狱后代行詹事职责。
- 刘 健——三宰辅之一，心忌苏吴俊才者。
- 谢 迁——三宰辅之一，诚心举荐吴宽自代为宰辅者。
- 华 昶——詹事府给谏，弘治十二年“科场舞弊案”抢功弹劾，但因所参失当，最终被贬黜为南京主簿。
- 马拯中——工部左侍郎，徐经与都穆的第二恩师。
- 张皇后——即孝康皇后。
- 张 璠——号鹤龄，封寿宁侯，张皇后之弟，曾与王鏊过从甚密，后渐疏远，亦逐渐失宠于孝宗皇帝。
- 白 昂——刑部尚书。
- 侣 钟——右都御史。
- 赵士德——刑部左侍郎。
- 伦文叙——广东举子，殿试状元。
- 柳先开——两湖举子，赵士德内侄。
- 朱厚照——小皇子，孝宗皇帝之子。
- 徐 素——沁芳园名妓，终为伯虎而殉情者。
- 隋姑娘——沁芳园诗妓。
- 乐妈妈——沁芳园老鸨。
- 曲婆婆——沁芳园厨娘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章·诗笺失窃小人计   | 153 |
| 第十四章·名媛火海殉「福地」 | 161 |
| 第十五章·碧云再现只须臾   | 175 |
| 第十六章·中解荣极归故里   | 188 |
| 第十七章·灯节诗讖语含机   | 202 |
| 第十八章·公允仲裁锋芒犀   | 209 |
| 第十九章·错求主裁代作序   | 221 |
| 第二十章·四子造詣非「造鱼」 | 230 |
| 第二十一章·银铛入狱起莫逆  | 243 |
| 第二十二章·天子探监无先例  | 260 |
| 第二十三章·初悟六如征佛理  | 281 |
| 第二十四章·雄飞雌伏丹青意  | 303 |

尽幽思。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令他倍感孤苦,不由回忆起爱妻徐霄在世时的温馨岁月。朦胧中,这明月,这绛烛,似乎都是为了照亮通往阴世途径的,但那路径多么遥远、多么曲折、多么迷茫呀。他抑制不住自己的“冥思”,随手又写了一首题为“伤内”的五言古诗,怀念亡妻:

凄凄白露冷,百卉谢芬芳。  
槿花易衰歇,桂枝就销亡。  
迷途无往驾,款款何从将。  
晓月丽尘梁,白日照春阳。  
抚景念畴昔,肝裂魂飘扬。

摸过笔套时,伯虎喃喃自语:“迷途无往驾,迷途无往驾,迷途无往驾……”他只恨没有神车鬼马,可载他寻找亡妻。徐霄在时,他的多少悲苦都有处可诉,甚至有肩分担啊!

到后来了,他还是拨奏了古筝。只不过没带鹿骨爪,就用手指轻拨慢揉,幽幽然吟唱出新作《伤内》,声音只萦回在狭小的斗室,更觉压抑。

越发睡不着了,伯虎又抬脚出屋,本能地要去查夜,阿兴关照那话,压根就入耳没入心。前前后后转了一遍,才走到大门边,摸摸门闩插好没有。原已闭目的家犬黑花听见动静,懒洋洋睁开双眼,在它误以为主人要出门时,居然“噌”的一下纵身而起。

“没说要出门,你干吗来劲?”往回走了两步,伯虎回头补充道:“要不,今晚你跟我来困?”

黑花正欲腾身前来,院门被敲响了。

“谁?”

“伯虎,是我。”

伯虎拉开门,一个比伯虎还英俊的年轻人进来。“梦晋?”

梦晋是伯虎左邻张灵的字,唐张两家只有一墙之隔。张灵贫而嗜酒,在姑苏城得一“狂士”之称,长伯虎一岁,跟伯虎能好成一个头。他反手带门,关照了向自己摇尾示好的黑花:“听好门,我进屋和你大东家说话去。”

“让它进来吧。”伯虎却这样决定。黑花随之进了双梧堂。

张灵看到了印有两滴泪痕的诗笺,更觉得自己此来绝对必要。眨了两眨黑亮大眼,他开了腔:“你猜,我租到什么了?”

“你呀,手头存不住一个铜钿。租什么去了?”

“小船。后天,别人都不约,舟子也不要,就你和我,先‘还阴债’后‘串月’,

家妓院。虽然距闹市不太远,但是地处小巷深处,背静了一点,再加上庭院不够排场,生意曾比较清淡。后来有了较大改观,主要得益于两个姑娘:其一姓隋,善诗,也挺漂亮,自我感觉特好,总鹤立鸡群般傲视众姐妹,好在其他方面人品也还不算坏;另一个虽然伶俐,面貌姣好,并且就弹唱而言,可谓技压群芳,已经是遐迩闻名,但人持重随和,甚得众姐妹之心,连虔婆乐妈妈对她也另眼相看,这就是徐素。

徐素非常不幸,八岁上父母双亡后,一个堂舅把她转卖给沁芳园做使女,先一千八年,端倒洒扫,什么活脏累下贱,她就得干什么。到十六岁时,乐妈妈看她身量绝好,袅娜多姿,清秀可人,又有一副滋滋润润的好嗓子,再典型不过的吴依软音了,极富磁性。不像有的人,嗓门一高,尖得扎耳,她能高低都自如,很醉人。于是乐妈妈要请最好的师傅教她学艺,并答应她两年之内可以不出道接客。初时徐素不肯,因为卖身契明明写的是做十年使女,而非妓女。后经不住乐妈妈软硬兼施,再说徐素看得明白,不答应的话,这种肮脏地方什么卑鄙事情都会发生,想要以贞女童身告别这艳窟是不可能的。于是她让了步,同意卖艺不卖身,一切两年后再定。实际上她寄希望于万一,最好能在这两年中,伺机为自己选定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主顾,跳出火坑。

再过一个多月,她两年学艺期将满。中秋节时,她跟十几个姐妹就撺掇乐妈妈放假两天,同去上方山还债,再到石湖串月。乐妈妈经不住丫头们叽叽喳喳吵,想到租只大船招摇过市,也不失为招揽生意的一种形式,园子停两天业也无大碍,有失才有得嘛,她也就同意了,由着大家穿红戴绿,全着盛装。

姐妹们在舱内吵吵嚷嚷,分吃中秋节留下的月饼果品,隋姑娘嫌烦,想躲开清静一阵儿。她前脚走了,徐素跟着就精心挑了一份给她送出舱外,两人相隔不了多会儿。也巧,伯虎他们在小舟上嘻嘻而笑时,也正是姐妹俩先后登上右舷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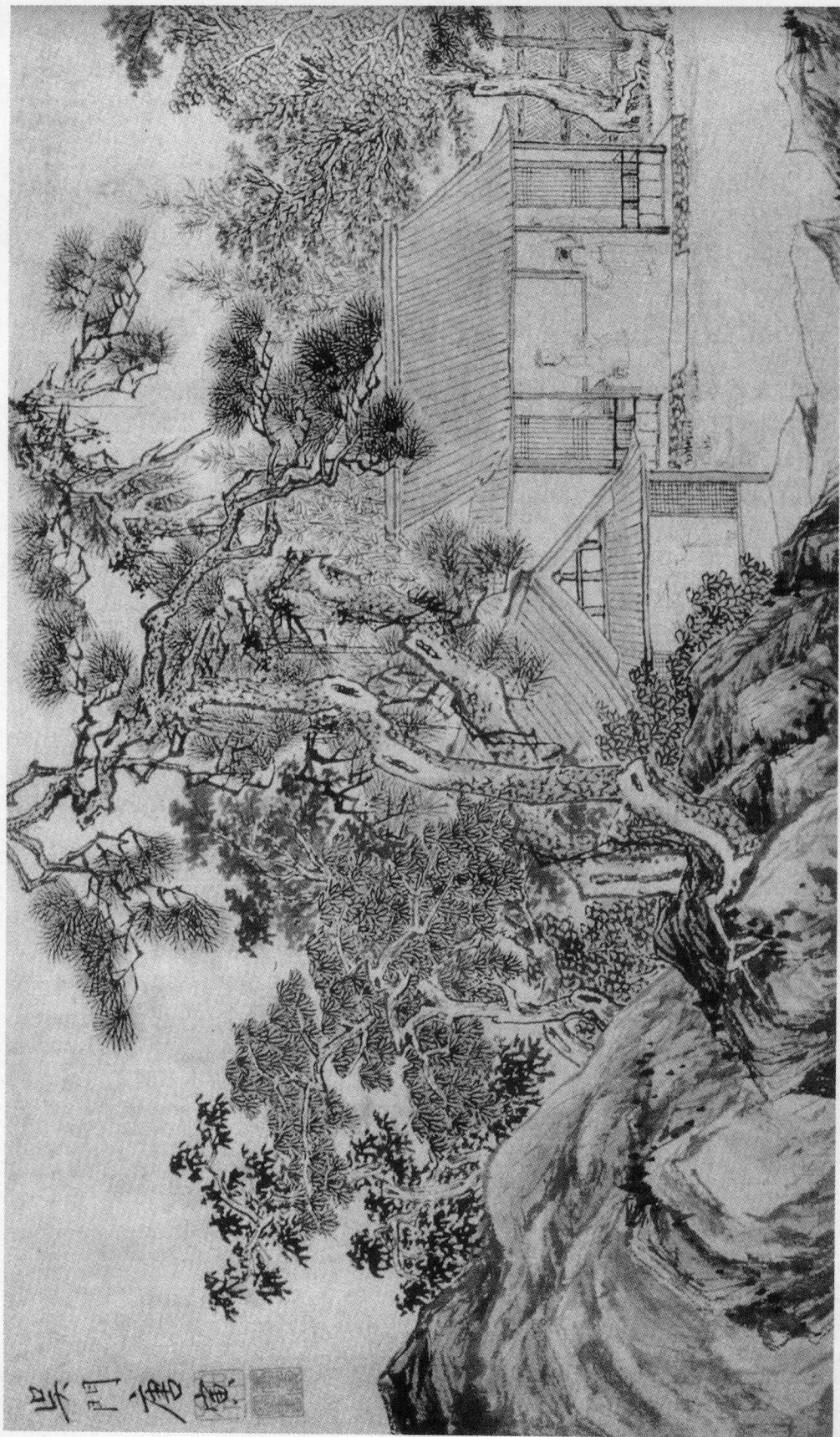
自觉光彩照人的隋姑娘倚栏闲望,任由徐素端着盘子,根本不去选取其中的果品。一叶小舟飞速而来,却在华舫跟前减速,隋姑娘看见上面衣衫褴褛的乞儿逍遥闲坐,而那英气逼人的后生倒划了个带劲,她觉得这可真够本末倒置,细看呢,两人都像白面书生,加上看两个人一个劲儿冲着华舫傻乐,她不禁笑了起来。

俗话说“男笑痴,女笑呆”,在某种背景下,此话有理。伯虎生性多事,眼下他就觉得此女笑得发傻,于是责以七字句:“凭栏何事笑嘻嘻?”

“笑你寒儒穿破衣。”诗妓不光出口甚快,押上韵了,而且目光尖锐,一眼看穿伯虎绝非等闲市井。

唇枪舌剑这第一回合,隋姑娘暂时领先。伯虎不甘,轻轻松松一拨回马枪:





贞寿堂图卷（局部）

唐寅画作中，数量最多也最有成就的是山水画。他最早一幅有记载的画是明成化二十二年（1486）十七岁时画的《贞寿堂图卷》。温肇桐著《明代四大画家》载：“吴一鹏题《贞寿堂图卷》为周母致祝题云：‘岁丙午，子畏年止十七，而山石树枝如篆籀，人物衣褶如铁丝，少诣若是，岂非天授？’”这幅画是唐寅自学画成的，可惜现已不存。

“锦衣包得驴马骨，这人骑过那人骑！”这不就是说，你穿得再美，骨头也贱，只不过是供人玩弄的工具而已！

隋姑娘的脸憋成个圆紫茄子，什么也回敬不出来，转身飞快地瞟徐素一眼，拔脚跑回舱里去了。众人看她如此失态，又问不出一个字来，还以为是徐素招惹的，便纷纷涌向船舷，要探个究竟。

却说伯虎嘲弄完隋姑娘，笑容尚未收敛，另外一只什么小舟就擦身而过，同窗古南中在脑后喊：“伯虎，做什么怪呀你？还不快走！小心去晚了，就不怕‘五通神’把你唐伯虎的‘聪、明、正、直、德’全收回去呀？”

刚才以诗辱骂隋姐姐的人应道：“不怕，只要把‘正’留给我，就足够。”且继以讪笑。这使徐素真吃惊不小，她心想：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寅呀，就是那十六岁高中秀才第一名的人尖儿？心眼才跟针鼻儿一样大？隋姐姐固然不该笑话人，也不至于叫你这么挖苦法！你伤害的可不是她一个，别人又没招你惹你！这样一骂就是一大片，缺德不缺德？怪不得你五通之中没选“德”呢！哼，没“德”还何谈“正”……

“啪”地一下，果品被徐素摔入水中：“小舟慢行！”

溅起的水花扑向小舟。伯虎回过头看看，刚才那自讨没趣的姑娘不见了，喊叫者是刚才没吭过气的小姑娘，素衣简饰，一脸生气。伯虎不解这毛丫头要纠缠什么，便示意张灵停桨，自问：“小姐姐，有何指教？”

见众姐姐已陆续出舱站到自己身边，徐素越发感到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她以从未外露过的锋芒，伶牙俐齿地口出一诗：“唐寅英名满吴门，才是小孔针一根。只闻半句唐突诗，就将恶语遍伤人？”

一语既出，舫上舫下顿时肃然。伯虎多年来只习惯接受他人的敬畏，正如他的另一个“字”——“子畏”：“子”，就是“您”、“你”之意，“畏”即“敬”或“怕”的意思，那“子畏”岂不就是让人尊敬吗？想不到今天一个柔弱的平康小女子竟直呼自己姓名，嘲讽之语来得如此现成如此无情！现在轮到他尴尬傻眼了。倒不是伯虎和张灵没那个心智回敬，而是同时折服于这个小毛丫头非凡的气度。

乐妈妈看伯虎窘在那里，以为徐素给她闯了大祸，急忙叱着徐素回舱。张灵仰天大笑。当然，伯虎弯子是转得很快的：“这位妈妈莫要慌，慎重行事细思量。今本唐寅有口过，不可责罚小姑娘。”

“还阴债”的人数众多，场面热闹，可伯虎脑海里深深地嵌着徐素的情影，他情绪高涨不起来。当晚他们没回城，找了户人家求宿。第二天，他无心闲逛，离晚上石湖串月还早，他在人家院子里乘凉，一闭眼就是小姑娘的形象，挥之不去，索性跟人讨了笔墨，根据记忆，画了个半身美人图，其特点就是稚气。

“还真有些像。”张灵评道。

“谁?”

“废话!”张灵一掌击在伯虎的脊梁背上。“怎么样,题首诗吧?”

“只有画兴,没有诗兴。”金风吹得伯虎懒洋洋的,他装作迟钝:“过来过去老一套:‘天姿袅娜十分娇’,下面写什么?”

“你的文思都让她吃掉了?行,我给你续,但你不许反悔,必须照样全用,怎么样?”看伯虎以眼代嘴,不加拒绝,张灵异常兴奋,“那你这‘天上闲星地上仙’可听好:天姿袅娜十分娇,可惜风流半截腰。却恨画工无见识,动人之处不曾描——伯虎请看妙不妙?”张灵是个有“秀才”功名的大才子,只是家穷,既不想也不可能再继续进取了。他这七言绝句立意虽不高雅,却非常新颖,而且来得很快。

“得意什么?”伯虎分明言不由衷,“给你照样全抄就是了。”

事实上伯虎不但非常满意这首七言绝句,而且用极为潇洒的字体题在画上,当晚揣在怀里,跑到杏春桥上企图与画中人重逢,好把这新颖的诗、别致的画送她。

大舫小舟,泊满石湖。辉煌的灯火、悠扬的笙箫,使串月的百姓如临仙境。水中、桥上、岸边,游人如蚁。可在满桥红男绿女中挤来挤去,不管泛着金光的九盘明月怎样跳荡、挑逗着游人,伯虎对迷人的湖面都不屑多看几眼,只管找她。遗憾的是,一无所获。

回城后,徐素的影子苦缠着伯虎,使他很难静心苦读。一连三天,伯虎都亲登沁芳园赔礼道歉。

这家勾栏,园子共分前后两部分,门厅较宽,柜台就在东北角上。迈过门厅进入前院,四围是二层小楼,客房约有二十个,还有其余的用房,“外走廊”在前院内,楼梯口在西北角。园子东北角有通往后院的拱门,灶房、贮藏室、下人的房间都在那里。

通过乐妈妈,伯虎先到隋姑娘处赔话。隋姑娘也后悔,那天是自己先出言不逊的,所以伯虎没说多少句,她就消了气。

一大堆衣裳正由徐素洗着,她连站都不站起来,对伯虎无所谓原谅不原谅,还那样不卑不亢地说:“你又没直接骂我,我生的什么气?”而后,她借着提、泼、倒、搓、摆、拧、抖、凉一连串动作,不再多搭腔。第二天也如此,她因为还没出道,借口要给各个房间送水倒茶,不听伯虎啰唆。直到第三天,伯虎带去那张才裱糊好的《半身美人图》送她,“务祈笑纳”。她有一搭没一搭,看了几眼,这才承认有点像:“难为你还花时间画我,真不值当的。”她虽收下了,可是不光态度

连伯虎写这小曲时,都不曾有眼下这么悲怆,此刻听着,不由鼻头一酸,潸然泪下,惹得徐素也抱着琵琶暗自啜泣。足足有三分钟,还是徐素先起身,找了块手帕,走到伯虎跟前,替他揩泪。伯虎抖着自己的双手,顺势抓住她的臂膀,慢慢站起身来,与之无言对视许久许久。“你我怎么都这么苦命啊!”伯虎说完,两人相拥而泣,两颗心都能感到对方的跳动。可是,连丧五亲和自己不事经营,使伯虎家道中衰。况且打发妹妹出嫁、给弟弟娶媳妇等等,都是他长兄的义务,使他这些年应接不暇、筋疲力尽。他想续一房不亚于前妻徐霄的继室,谁知各种提亲都很难使他动心。徐素倒合他的意,可惜,他哪里有能力赎她呀?

徐素没碰到什么可以为她赎身的理想人选。临到该接客的日子,她叮嘱伯虎,到时候自管来就是了,不但自己不取嫖资,连该给园子的份钱也由她张罗了,其余各节,只待日后从长计议。

就这样稀里糊涂了几个月。离岁考的日子越来越近。徐素终于明言:“你不必老到我这儿来。你再怎么有与众不同的心智,也不能指望空手套白狼,静心读些日子书罢。要是你因为我而有个什么闪失,就算你枝山大哥不数落,起码我少不了自责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伯虎搓着自己的印堂,收拾起一向志在必得的傲气,“如果不存在筹钱为你赎身一节,仕途对我也没有那么重要。可现在,官俸和功名是绑在一起的……”

俩人四只眼目不转睛地盯在各自的身前,谁也不抬眼皮。良久,伯虎问:“你能忍得住不见面吗?”

“许多人连听都没听过、想都想不出的大苦,我全吃了。”徐素张大嘴呼吸,以免哭出声,“为了你,为了今后我自己,难道几个月不见都受不了?”

说“有了”，就被自家酒楼的店小二阿发岔开了。

广德酒楼是辟出庭院的东北角盖的小二层楼，东面和北面都临街，各开一门；西面内门与宅院相通。阿发就站在那门边，手往西指着：“大东家，不知为什么，他们正在吵架呢！”

无须挑明“他们”指谁，不仅伯虎明白，连祯卿都知道是指张灵家。尽管张灵与妻子十分不睦，平常却是老躲着她，绝少跟妻子明着吵架的，今天会为什么呢？

“昌国，”伯虎两眼透出莫名的亮光，拍着祯卿，“要不你先过去看看，梦晋家要紧不要紧？”

连张灵的事伯虎都不亲自去？祯卿满怀狐疑，不过还是很痛快地去。了。

迅速回到卧室，伯虎从柜里取出一块上好的素绢，回到堂内抓紧作图。

出了唐宅大门往西走，不过六七丈路，就是张宅。他家平常不大关门，今天却插着，能推开的缝不到一个巴掌大。祯卿想想，不进去也好，省得叫人说大早起的就跑来看笑话。凑近门缝听听，张灵的声音既少也小，十句里差不多八句半都是他老婆嚷的，虽不能全听清楚，可是事情的因头大致已明白了。祯卿怀着一种同病相怜的心理——张灵家也穷也——慢慢回到伯虎跟前，才要张嘴，又惊呆在书案前了：这才一刻钟的工夫吧，伯虎竟神奇地画出一张小立轴来，左面，一株梧桐高耸，枝叶间溢满生气；右下方地面上，一丛昂藏的牡丹，花前有一只小犬，仰颈望着桐枝，憨态可掬。此画还没着色，一旦它被五颜六色起来，真是棒极了。再看伯虎，忙得鼻尖都渗出一层细细的汗珠。

“你什么时候作的这图？就刚才？”

“是啊。”手下未曾停笔的伯虎，不无自得之色。“头都不用抬，就能画出来，天天看它们，下笔当然快——梦晋他们怎么了？”

“大概他舂米得了几个小钱，敕儿他妈非要买‘撑腰糕’不可，说今天没有一家不吃‘撑腰糕’的，总不能让敕儿只看着别家吃，自己光掉口水嘛；还说梦晋，你自己腰撑不起来，别让孩子跟你一样，那脊梁骨总撑不直……反正啰啰唆唆废话多了去啦，谁知，梦晋就是不给，敕儿妈不解气，只管骂。”

苏州民俗，二月二“龙抬头”这天家家要吃炸年糕，以为它有轻腰健腿增长精神的作用，所以称之为“撑腰糕”。

“这就是梦晋的不对了，不过，要没特殊理由，梦晋不会这样的。等会儿我画完，过去看看。”

“你写这梧桐牡丹和小狗干什么？”祯卿当然没好问“对我求亲有啥用”。

取过颜料，准备为图着色，伯虎也不正视祯卿，自管说明：“等上完色，题个七绝，你拿上再去求一次婚，我想可能如愿以偿。”



穿戴结束妥当,姚氏也把炸好的年糕装在荸荠式篾丝小提篮里送了过来。伯虎趁姚氏没在意时,提上小篮出了大门。刚到张家门外,只见五岁的救儿由他妈领着,正往外走。“救儿妈,去哪啊?”

足有三十六七岁的救儿妈,又难看又古怪,还比丈夫大七岁,因为她是个童养媳。此刻她“恨屋及乌”,既然生着丈夫的气,那对丈夫的密友也视而不见,仰着脖子径自前行。倒是救儿回答:“姆妈带我上外婆家。”

“救儿,吃完‘撑腰糕’再走吧。”伯虎晃晃小提篮。

救儿妈拽着一步一回头的儿子走远了。伯虎心中有数,救儿妈回娘家,少说也得两三天,那是惯例。他刚要进张家大院,背后传来几个人的呼唤:“伯虎,你干什么去?”回身迎过去,伯虎只见文林、韩襄叔侄和朱生甫都来到自家门前,大家汇齐了好向虎丘进发。把东西放下给了张灵,什么废话都没问,出来时祯卿也已赶来,一行人就热热闹闹往阊门去了。

张家院子大而无当,四周围零乱地堆放着杂物,东头住人,南面除了灶间磨房等,还夹着个住人的小房,一个早年有恩于张家、后因病而呆傻了的远房叔叔就住在里面。此刻,张灵煮好泡饭,端了碟雪里红,先给呆叔送过去,回到灶房,自己也开始划拉白米饭。刚才任妻子痛骂半天,他没让步。他呆呆地望着铜钱,一种难言的痛楚袭上心头。

张灵异常英俊,也聪明得很,再加上有些人说他癫癫狂狂的,在姑苏城内绝对是个大人物,还有,孝顺也出了名。小时候,父母就双双染病在床,由那时还不傻的呆叔照顾了一段。到他十一岁时,呆叔自己也病糊涂了,父母不得不给独子订个童养媳——找了这么个嫁不出去的大姑娘。又过了几年,双亲相继去世。母亲临终前的遗训是:“善待呆叔,善待你媳妇。”这使不爱媳妇的张灵一直也没休她。

做妻子的呢,在张家毫无幸福可言,与丈夫一直各自为政。她百般不开心,但只要看见丈夫万人不及的标致,一切不快都认了——就算换了任何一个人做丈夫,又怎么样?没准自己受的气还要多些。她有时候很满足:这个双眉如剑、两眼黑亮、鼻梁笔直、唇色红润的美男子竟是自己的丈夫,真是奇异!更何况,她现在还有个如此聪明可爱的儿子,这是万众不及的福气啊!

而深嵌在张灵脑海里的,却是聪明、美丽、善良、热情的唐辰——伯虎那已经作古了的妹妹。张灵今天要用争之不易的钱,买一块上好的细绢,把活在自己心中的女神画出来,作为生日礼物,送给伯虎——是算纪念,是算友爱,是算报复,还是只为了卸下自己心上沉重的包袱?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

虛閣晚涼圖  
新嘉坡步霜唐畫



虚阁晚凉图

被拉到阁外的伯虎很好奇：“雁野先生有什么事？”

走到一棵云松前站定，杨循吉说：“徐霄亡故后你一直没续弦，是不是要等一头绝好的亲事？让我做个月老吧：南都指挥使茅大人，你总知道吧？”

“只闻其名，未谋其面。他们离开吴门八九年不止了吧？”

“他女儿叫茅嫔，今年十九了。那可是文武兼通，才貌双绝……”

对此，伯虎是早有耳闻的。不料他却婉言拒绝：“谢雁野先生美意，可我没那个艳福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要不我敢给你们作伐？”

“可是，我，已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心已有所属？干嘛不早告诉我！是哪家千金？”

最后两个字的措辞，使伯虎张不开嘴了。杨循吉正在奇怪，阁里传来韩襄的声音：“君谦，再不进来，你可就听不到你最‘服让者’的佳作了！”

借此台阶，杨循吉拍了拍伯虎：“来日道喜。”进阁后，他只听祯卿正背道：“……先生于后进也，尽心焉耳矣。夫周文之圣，积累仁义，诗人咏之曰‘得四臣而天下附’；孔子之教，册籍记焉，曰‘有颜子、季路、闵曾、游夏之徒，而道亦彰’；今蓬巷之士，颂先生守圈模茹……”

“好！一语及的！”杨循吉先打断祯卿，“文大人的‘四子’，那就该是徵明、伯虎、枝山、昌国了！”

同时谦辞的有文林、伯虎、祯卿。尤其文林，脸都急红了：“岂敢岂敢，哪能这么说，我怎能贪天功为己有呢？再说，也不能把自己儿子算成什么什么呀！”

不管是盛赞者，还是谦辞者，谁也无法预卜，这“四子”之话，竟成了整整一年后的祸水。

置身陋室，张灵正在专心致志作图。别看他那房间破烂不堪，平常他所写的花卉却异常清新灵秀，跟他的面庞一样，那种美，叫人恨不能就化进图中才好。然而，今天他所写却是一张淑女图。过去他倒也偶写仕女，只是总不及伯虎所画，因而大多不予保存，近两年干脆封笔，连花草也懒得画了。反常的是，今天他却欲罢不能。可又怪在他下笔并不神速，只见他闭目“养一阵神”后，再睁眼勾勒一两笔，不求其快，但求其准，似乎全部创作形象就在他的眼皮内。他眼前这横幅所画的是——

十分空旷的原野上，伫立着一位娉婷远望的窈窕淑女。清风扑面，吹拂着她的衣裙，使她若有不胜凄寒之态。她似乎无法向前多行一步，却又不甘离去，欲将满腹衷肠尽诉给那与她阴阳隔世的另一位不幸者。在她左前方的少许枯石衰草，仿佛就是雷池，就是阴阳之界，就是把她跟意中人永远分隔在两个世界



的凶神恶煞。她身后那广阔的长空只横着两抹淡淡的阴云,把这婉约的身影衬托得更加凄凉。

不管是画中人还是作者,包括每一个观赏这幅图画的人,都会形成一种心灵通感——黯然神伤;谁都可以感受出作者就是图中少女瞩目的情郎。

张灵没有颜料着色,只好拄颌遐思。蓦地,他双手捧面,使劲按住热泪盈眶的两眼,终于露出了自己的“庐山真面目”:平常他被人们视为狂士,冷漠、麻木、癫狂,没有感情、不知好歹。实际上,他才是个情痴,永远也忘怀不了图中已经作古的淑女,他的癫狂只是一层外衣罢了。

痛苦是刻骨铭心的。张灵伸手去摸酒壶,空空如也。他懒洋洋地环顾陋室:旧床破桌,箱柜油漆干裂剥落;盆罐钵盂,高低错杂并有缺豁。很明显,这是个失于调理的家。这简陋而杂乱的环境,与画面上那么出众的少女显得十分不协调。张灵觉得胸口堵得发慌,如果画中少女进入自己这间陋室,一切都会大不一样:就算室内不豪华也必会洁净,就算自己不应举也不致酗酒……张灵拿上容量一斤的酒壶,就这么袒胸露臂,拖着沉重的双腿,去广德酒楼赊酒。

唐宅家犬原在门前闲望,见脚底板蹭在地面上的张灵走近,便一跃而上。张灵只用右胳膊搂住,抱起,也不逗它,进了广德酒楼的北门。这是他闭着眼都能进退自如的地方,是伯虎的妹妹阿辰曾给过他温馨的地方。以此刻特殊的心理踏进这特殊的酒楼,他格外不是滋味,一时间,什么也说不出。

小二阿发好不容易等到顾客了,接过酒壶,问:“梦晋先生要什么酒?”

“要什么酒?你不知道?”

“先生没说我怎么知道?”

“你问阿辰去!”

阿发知道,梦晋先生此刻非醉非狂,而是痴,痴得没有心肺了。他把声音压得低低地:“先生,你的阿辰一年前就自缢身亡啦。”

“你光知道她自缢,就不知道我要什么酒?”谁说张灵痴?逻辑清楚着呢。

莫奈何,阿发灌着酒,高声报道“赊酒四两——状元红——”

天色转阴,似乎要下雨,致爽阁里也暗了起来,加之伯虎心中有事,首先提议:“天公不作美,偏要下,文大人若淋了雨,可怎么上路啊……”情愿不情愿,大家只好罢宴早归。杨循吉和沈周别过众人各自回家,而这六位同行。舟到阊门,韩氏叔侄和朱生甫叫上小轿走了。文林说离自己家没几步路,可以安步当车,其实他是惦记着赠序,要顺便到伯虎家捎上,自己再回高师巷。他们仨碰到的许多行人,差不多都要问候文林身体可还大安、何日启程赴任等等,文林看伯虎和昌国始终陪着自己,就抽空提醒伯虎可先行一步,回去取序,以便自己经过